

2015-05-13 第07版：人文

仅供阅读 请勿转载

融入情感的“新职业”

——早期护理学导入北海

作者：刘喜松 来源：北海日报



北海本土首位女传道人



沙脊街

十九世纪末北海沙滩脊街

初始，北海民众对西方护理工作不了解，对长着一头黄金卷发，有着一双碧眼，身材高大的“洋护士”深怀恐惧，所以极少有病人愿意接受“洋护士”的护理。最先到北海做护理工作的波顿护士并不灰心。她深入了解北海当地的风俗民情，学习当地语言，广交朋友。每周抽出时间和女传教士华丝小姐及当地女传道人一道到城镇、乡村去探访。

那时的北海只有2万余城镇人口，城市紧靠海边，沿着海岸只有三四条街道和几条横街，房屋大多是竹篱和竹瓦建造的，市镇的两条街道没有铺砌，坏天气时常难以通行。

在19世纪末闭塞的中国边陲小镇狭小的街道上，突然“冒出”两位头戴雷丝花边“洋帽”，身穿羊腿袖子上衣和喇叭状波浪长裙，全身都罩没，只露出一双穿皮鞋的脚，这样打扮的金发、高鼻、深目、胸高、腰细、丰臀、高大的“洋女郎”，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这两个不知从何而来，更不知为何而来的白人女性，除了让土著感到好奇外，更让他们感到疑惑和恐惧。

这样的疑惑和恐惧，在华丝小姐和波顿护士的工作报告中有记载。

华丝小姐写道：“我们才进了城镇，男人、女人和小孩跟了我们一小段路，

然后快步走到前面去，回头看看外国人的脸，有时候他们的表情带着微笑，有时候他们的表情带着恐惧。”

“有人认出来我们是医院的工作人员，邀请我们来作客，我们刚刚坐下来，一下子围拢了30多人。中国人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人，他们再也不能压抑好奇心，问了我的年龄，然后问我吃什么喝什么，还有人问我的帽子是用什么材料来做的。突然有人问道：你结婚了吗？当他们听见我说没有的时候，这个答案胜过了一切。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然后他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

波顿护士与华丝小姐一行对当时的处境毫不在意。她们前行，来到一条满是垃圾的肮脏小巷子，看到了“大概有两三英尺高、四平方英尺宽的茅草屋。一位男人正在火堆旁边垂首独坐，他身上只穿很少的衣服，辫子很蓬乱，脚和腿长满了褥疮，痛苦表情刻画在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上，他是一个乞丐。是这个大帝国成千上万人的化身”，这样的画面，给了两位“洋女郎”的心灵巨大的震动。

波顿护士将她沉重的心情写在“护士日记”里，记入工作报告中。她写道：“我一周有一个下午是到城镇去的。我们带着信念往前走，不知道我们会走进那一间房子。第一天我有一些紧张，我们后面跟了很多人，包括很多男人，如果没有向导会感到非常无助，因为现在我的语言能力还不是很好。然而，我们很快被邀请到一户人家做客，中国人很热情友好……有一次去访问，我们被女主人邀请上楼，进入阁楼才发现，女主人已经准备好了小盛宴，一桌丰盛的食品……没有糖或牛奶，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爱它，中国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刺激我的神经。”在波顿护士看来，她接受的不仅仅是当地人的食物，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份纯朴与友好的情感。

初来乍到，波顿护士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每周一次访问当地民众。身临其境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穷人悲苦的目光、市民包容之心、北海纯朴民风等，使波顿护士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她把这种震撼化为行动，尽心去帮助受疾苦的人。

或许是波顿护士他们对当地人融入了感情，更可能是他们饱满热情的精神面貌、谦和礼貌的语言修养以及严谨认真的职业风范和扶病救伤的高尚医德，赢得了患者和家属的信任，使得北海人在 19 世纪末就领略了“护士”这一崭新职业的风采，逐渐接受了护理学。